

三十一年華北文藝界大事述評

張金壽

引言

民國三十一年已經過去一個半月了，對於文藝界結算及展望之類的稿子各刊物都在新年號發表，如今執筆難免有過境之誼！其次文藝界結算之外述說一年間發生的大事，其他刊物既已談之在先，後執筆者自然難免有說同樣話語的地方，讀之無味，而且作家月報的讀者又不同一般雜誌的讀者了，普通汎汎敘述的文章其內容必大家早已熟知，枉費筆墨。讀新年號各雜誌的結算的文章後，覺得大半是詳於述而略於評，其實結算的目的，寧可說是後者更重要些，筆者寫這篇文章就偏重在這裏，自然是主觀的見解，是否偏激，是否有當，那是要多數讀者去判斷的，但這可以確證代表筆者個人的坦白的意見，是敢鄭重聲明的。

作家協會成立

作家協會成立了，在三十一年九月三日。

看協會出版的作家月報第一期裡刊載的「宣言」，「組織規程」，「事業方針與目標」及幹事會開會記錄，我們不能不相信這協會是應現狀的需求而產生的。成立這個協會是誰熱熱地贊成的，這着才成立不久便參加了那麼多人的事實便可以證明上一句話是不錯的。在沉寂的古城裡成立了空前的——個文化人携手的組織，在文藝界本身是一種好現象，在現今的種種條件都不甚優良的時候，我們也不能不佩服辦事人的魄力的。

不過這三五百會員於一爐，我想其中也有很多難辦的事，比如會員盡同樣義務享同樣權利是不必說的，那麼這些會員根本志趣不同，年歲上說有老少，思想上說有新舊，想使人人滿足，恐怕協會難以辦到吧。

中滿文藝之溝通

中滿本是「同文同種」，一切都沒有什麼差別的，但是過去文藝界因了許多緣因，不能互相聯絡，這次由作家協會聯絡斡旋，滿洲由「新滿洲」，華北由「中國文藝」各刊了異地作家的作品八篇，聽說還有交換派作家視察的消息，這是一種好現象，是幾年來僅有的事。

滿洲來的八篇文章，發表以後，給華北文藝界一大刺激，尤以其中之一兩篇氣魄之雄偉，有人批評說是華北絕對寫不出來的。可是滿洲大同報刊載的吳郎的批評，華北作品描寫的細膩香美，又是勝過滿洲作品的。統評起來，就是華北人也不能不日漸弗如，因之互相砥礪勸勉，今年說不定就許產生些較令人滿意的作品來。

這一年，華北人見了異地的雄偉的作品，很受刺激，並有奮勉之意。

日譯作品之增多

本年由於翻譯界人之活躍，日譯作品逐漸增多，把日本作品尤其是名作能够介紹到不懂日文的讀者眼前來，是十分欣快的事。國民雜誌十月號並刊過日作家木田春夫特作，辛嘉氏翻譯的「商埠地之春」，顯見中日滿的文學更相接近了。

以先懂日文的學者們雖多，但總是弄些教科書字典之類，他們很少替我們作介紹文藝作品的工作，由本年起，我們讀到許多日本的名作。

「座談會」與「特輯」

本年的各刊物有了一點特殊的現象，就是添了以先絕對沒有過或很少有的座談會及特輯。

「座談會」大約還是以國民雜誌新年號「大東亞戰爭座談會」起始，以後別的刊物才有了別的以及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便是先定了一個題目，請多位對這題目有相當認識的人來談話，刊物方面筆記發表，這樣簡便確實，比三番五次地託名流寫文章而結果却得到一篇他的秘書的稿子強得多。

「特輯」是集合四五篇同樣性質的文章同時發表，都是小說，便叫小說特輯，散文，便叫散文特輯。更有上面再加名字的，如同「新春散文特輯」等等。以先大半都叫「專號」，如「小說專號」，「週年紀念專號」等，然而三十一年却完全改爲「特輯」字樣了。

至於把寫文章的人名上加銜，封面上印有本期的要目一二則，作家參加政治（觀察清運），文章裏加插圖，用四百字原稿紙；都由本年開始，漸趨於興盛之途。當然對文藝界各有利害，現在且先放在一邊，但是由本年起，說是文藝界劃一個新紀元也未爲不可的。

報紙文藝之倡興

北京的報紙上的連續小說，向來是只刊於快，言情，社會這些舊式章回

華北作家月報 第四期 三十一年華北文藝界大事述評

小說的，而本年的民衆報却以千元獎金徵求十篇新文藝小說，可說是大膽的嘗試。以後該報仍然繼續徵求，如此提倡，其他各報的主持者說不定也會有活動心腸試驗一次的可能。新文藝之不能獲得多數讀者，深入社會的報紙不知提倡，實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此次以民衆報爲始，文藝小說或竟興起來也未可知。總之，這是本年內新文藝最大的收穫，從最根本的獲得讀者上着想，真是可以慶幸的事情，不得不大書特書的。

外地見到的北京文壇

一年間華北以外的出版刊物很少與華北作者有着密切的關係的。滿洲出版的「麒麟」月刊有些文章是華北作者執筆的，尤其是章回小說，幾全由華北人包辦。「新滿洲」則只是「中滿文藝交換」時刊過華北八篇文章。日本出版的「華文大阪每日」也刊華北作者的文章，且有相當的篇數。最遺憾的是華中有極少一部分爲華北人寄去的稿子外，其餘刊物則我們連看也看不見，更何況寫稿。

至於外地人士見到的佔華北心臟部的北京文壇；「新東方」「新動向」等的文藝消息不必提，一年中據筆者所見，只華文大阪每日有一篇是批評北京的文壇的「北京的文壇」，但可惜完全錯誤了。那篇文章說北京開「幽默」，其實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說滿洲的「三流」作家在北京發了龍，例子舉的是「楊絮」（原文）的一篇小說發表之後，聲譽日起，其實北京却另有一楊絮，主題錯了，結論自然不必駁斥便明白是不是對的。可惜這篇文章竟會爲人奉爲規模，引用了很多次。

新人作家的發掘

另外，在本年度需要特書一筆的，是國民雜誌繼續一年間的情熱，向國內作家徵求長篇小說與發表賞金是一千元，字數是十萬字。

其實，這「十萬字」與「一千元」原沒有什麼值得特書的，不過，當選者兩位都是新人作家，類似這樣的新人發掘，在建設華北文壇的論點上，又

添了兩隻生力軍，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正選作品十一生之迴歸線，楊鮑作，副選作品十一新生，劉延甫作，一位是天津，一位是蒙疆，在目前文壇的地域觀念與朋友文學的畸形發展下，這也原應是被讚許的。

當然，千元賞金算不得登龍門的標識，當選作品也不能認為是華北文藝的代表作，但是照這樣繼續下去，多少會給華北文壇培育出以雄渾的力量。

稿費問題

由於生活程度比去年間高上三倍的樣子，而稿費最高仍不能過於五元千字，各作家顯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多寫，一是不寫另謀他路，但因刊物大多減頁，第一條路實不可能。第二條路則也不易，因為有別路走者必早不寫文章，既為作家大約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耳。（自然也有極少數大爺玩票性質者）所以一年間各作家就只是「窮」。

在三十一年間各作家就只是「窮」。

（一月二十日）

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以來進行狀況

（一）本會成立經過；

本會經過五次籌備會議之後，終於在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召開成立大會於北京飯店。當時，在政會軍三方面當局出席指導下，華北文化界同志，賜予光臨，給予我們無上的鼓勵。同時，我們在成立大會席上，會由本會代表報告成立的意義，宣佈我們的抱負。通過本會章程，發表宣言。在我們的大會裡，我們很光榮的接到友邦「日本文學報國會」和「滿洲文藝協會」的賀電。不消說，本會的出现是負着東亞文藝復興，中國文化再建偉大使命的。也是華北文化人團結一致的唯

力，遂得有今日之新年聚會。

（二）成立以來會務進行狀況

本會自成立到現在，整整四個月。在這個最短的過程中，我們除發行作家月報，以溝通會員關係，反映本會活動，發揚本會主旨外，我們的工作，在積極的多態下邁進着。（一）總務組：已將會員登記手續，陸續辦理完竣。將會員登記手續，陸續辦理完竣。與各方連絡，殊覺順利而圓滿。各組辦事細則，已經通過。刻登記人數已超過百三十餘名之譜。

（二）事業組：已將本會預定之「文藝獎金條例」並講評推荐的手續發表，其「會員互助條例」，「共濟金例」，現在已擬具辦法，提交幹事會審查，十一月八日發宣言，十月十八日派遣六人視察治運，十一月二日舉行報告講演大會。（三）學術組：對於調查正進行中，最近擬舉行「學術講演大會」因種種關係，延遲至今。但無論如何，這是本會必要的工作。必於最短期間舉行。（四）出版組：我們的月報已出兩期，三期在印刷中。其他補助會員出版的工作，正在研討中。如日滿華北的文藝交換發表的工作，我們已作過兩次了。我們相信，將來更有好的進展。這是可告慰於諸位會員的。最近，我們會召開三次幹事會，商討本會三十二年度工作計劃，如新年同樂會

，講演會，對日滿交歡大會等有意義工作，均將次第實現。

（三）來年的希望

本會是誕生僅僅四個月的嬰孩，一切均感薄弱無力，特別是我們目標在於革新文化，樹立中心思想。華北今日的封建文化，自由文化依稀抱殘守缺。在那裡對我們加以菲薄輕視，甚至加以阻撓誹謗。我們不可輕視了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熱情的青年朋友，對於新文藝新文化的發展，嫩芽，要隨時予以耕耘灌溉。我們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在這一個組織下，精誠團結起來。那不是僅本會的光榮，更是我們會員的福利所在。望諸位珍重。

副幹事長黃道明

三一年度滿洲文壇一瞥

觚 棧

本年度的滿洲文學，日人及漢人方面，在質與量上俱有相當進展。發表機關缺乏，條件雖不利，但大家作得都很好。雜誌少，報紙的文藝欄也很狹小，而作者苦心經營，從單行本及其他方法上，找尋着他們的出路。

從性質方面來檢討的話，概括地可以說作家們的成績俱見精進了，作品日趨沉着堅實。單行本方面日文的有青木實之「部落民」；竹內正一的「夜活祭」；北村謙次郎的「春聯」等十餘部，漢文的有爵青的「歐陽家的人們」秋螢的「河流的低層」，疑遲的「天靈集」等。紙報上則曾連載發表了，北尾陽三的「白庭」及山丁的「綠色的谷」。此外還出版了「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第一卷及「滿洲短篇小說集」。「藝文」是個綜合雜誌的名子，日文，爲滿洲的代表雜誌，全滿作家都在該刊上發表作品；這刊物上登載了不少有趣的東西。漢文雜誌「新滿洲」「學藝」「麒麟」「滿洲文藝」等刊物上也發表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還有就是華滿交換作品的六篇。

另外一點，在滿洲日滿民族間的文學介紹，非常盛行。日本作家有位叫大內隆雄的人，過去譯過古丁等人的作品介紹到日本去。爲滿洲日人唯一之翻譯家。去年一年中他翻譯了如下的若干作品。譯出吳瑛的「墟園」，山丁的「曠性地帶」，爵青的「惡魔」等刊於「藝文」雜誌并譯出山丁的「綠色的谷」連載於哈爾濱日日新聞。此外翻譯甚夥。由此可知關外的日本人對於滿洲作家的作品是頗注意的。同爲日本翻譯家之間，對於翻譯漢文作品時之

態度尚有所爭持。如大內隆雄曾譯爵青之「山民」刊於「滿洲經濟」中，不久東京之粵野信太郎重譯「山民」發表於改造出版之「時局雜誌」中。大內隆雄讀此重譯後發表感嘆道：粵野氏的翻譯未免太「自由譯」，拙譯雖有生硬之處，然因着眼於力求忠實於原文也。我以爲讀異民族文學時，須先有就該民族學習的心理云云。蓋例來日本人之喜讀當地作者的原因，不免有獵奇心理，而譯者亦大半居此心理從事翻譯。我們認爲大內隆雄的態度是絕對的對的。

其次我們來看看滿洲文藝家協會的活動罷。
滿洲文藝家協會本着政府的藝文指導要綱，在去年一年之中約略作了如下的活動。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滿洲協和會臨時全聯開會時，文藝家協會派古丁氏爲代表，宣明全體文藝家藝文奉公之熱意。

不斷將會員作品向各雜誌各廣播電台介紹。

推北村，古丁，山丁等三氏與日本作家岸田國士，川端康成，島本健作三氏爲編纂委員，編印「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由東京創元社出版。

推北村謙次郎之「某環境」及爵青之「麥」爲康德八年度文話會作品賞，雜誌「作文」爲功勞賞。並推薦小松氏之「北回歸線」受盛京時報文藝賞。推薦藝文書房發行之漢譯「日本文學全集」。此全集第一集之島崎藤村

全集已出版，譯者爲杜白雨。

同年九月派遣日系作者四名參加關東軍戰車隊演習。

參加東亞文學者大會。

編纂建國十週年慶祝詩文集。

編纂建國十週年史，由大內隆雄執筆，連載於「藝文」雜誌。

此外與國內外作家舉行懇談會等事項甚多。綜合起來看，滿洲文藝家協會一年來，活動方向甚佳，只可惜對於全體作家的推動力和指導力稍微軟弱

一些。因之從全體方面看會員的精神有些散漫。

如何建設東亞的新文化

出版組

北京日文報紙「東亞新報」記者，於前次曾分訪北京市內文化界各方面，以「如何建設東亞的新文化」爲題，徵求各方之意見，其訪問記已陸續連載於該報，內容共分，文化，文學，美術，宗教，宣傳，各項。文化爲朱華氏，文學爲徐白林氏，美術爲蔣兆和氏，宗教爲周冠卿氏，宣傳爲胡漢翔氏。茲將文學一項，本協會幹事徐白林氏之所談意見，譯述如下：（以下譯該報記者所寫之原文）。

中國的文化界，經過中國事變五年間的熾烈的試練，已從根本洗刷殆盡。許多有名無名的作家們，與事變同時都已走向了內地，接着在北京，南京，產生了新的政府，新中國建設雖已與日俱進，但是這些都市，在文學方面的荒涼，一如潮水退落後的沙灘。在此荒涼之中，創造本來的文化，緊緊的把握時代的指針，使中國文學的再健，能有強力的胎動，恐怕也是要由這個時代來起始的吧。

走向重慶，走向延安的作家們，他們若是富於才能，富於銳敏的感受性，就更將易於陷入混亂。與此相反，新中國的作家們，從此立於新的視野，一步一步走向堅實，走向希望，而會獲得基礎。在此意義之下，華北青年作家們，是如何在把握着現實，開拓着進路呢？

茲將記者訪問徐白林氏時的談話記錄如左：

「中國近代文學的產生，是發端於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至今已經過了二十五年。現在，應該由我們的手來做第二次的文學革命了。

二十五年前的文學革命，主要是白話文體的運動，也就是形式上的革命，在思想上，是由封建主義走向自由主義的發展。現在，我們應該做一次拋棄陳腐的思想的內容上的革命，思想上也應該以全體主義的理念，新秩序的思想，採取向自由主義鬥爭的形態。但是由現實觀點看來，正式的展開這種運動，尙有相當的距離；也就是因爲一般對於社會，對於政治的現實，還未能完全脫離懷疑的態度，雖有人要作活潑的文學活動，如生活的問題，和發表機關的過少，都成爲重大的原因。

然而最近北京的作家的活動，忽然熱鬧起來，新作家的大量產生，而五四時代的老作家們，如俞平伯先生，李霖野先生等，仍未完全消沉，皆在埋首工作。兩個月以前，成立了華北作家協會，發行月報，雜誌，設立文學賞，派遣會員視察華北各地，舉行講演會，等等的活動，今後的該會是大堪期待的。關於文學的再建和新的創造，應該從何處出發這一點，首先應該是對於日本文學的理解，和中國古典的再認識。日本文學的介绍，已往僅有散漫的，片斷的翻譯，今後我想應該有系統，有計劃的加以介紹，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着日本文學全集的翻譯，第一輯已計劃完成，不日即能刊行問世。至於對於古典的再認識，也是必要的工作。

總之，我們應當毫無憐惜的拋去老朽的人物，腐舊的殘滓，不如此新的東西是不會產生的。實在是生在困難的時代，但是在這種時代，纔能產生出偉大的東西，而且也因此，我們的未來纔有遠大的希望！」

一年來華中文壇之回顧

趙啓民

提筆之前，記起了有人在去年年末曾批評過上海文藝界一年來的動態，說是：「枯寂，貧乏，這是我們指文藝的表見之本質上的現象，——充滿了空虛的貧血的内容。——至於外形上則經驗了一二八後的一個短短的沉默期後，頗顯出鑼鼓喧天，熱鬧異常的景象。——可惜是都在一個空洞的圈子裡張揚，所昭示於我的目前的業績是零，誰能在這一年之中找得出一些確能表現現實，合乎時代性的樣樣的作品來呢？」

上海這樣，華中一般不難想見；文藝界如此，文壇上的荒蕪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這不算奇論，過去一年來上海文藝界動態（豈但上海，）確實是這樣的枯寂，貧乏。則所謂「一年來華中文壇」，說起來是不會使人十分高興的。

然而，到底它是一段過程，不妨就我的一些見聞，作個籠統的回顧；或也是關心文界的朋友們所願得知的。

爲不太拉雜起見，筆者願先由上海說起：

上海不但在華中，在全中國也是向稱文化萃集的一個地方。那里早就聚居着不少位文壇巨子，雖然因戰事離開了上海的也很多，但是華中文壇上的佼佼者，仍然大部分是寄居在上海。

說起三十一年前的上海文壇，似乎前半年是在「蟄伏期」，後半年才開始

了他們整個的活躍。先是由陳蝶衣，秋翁，予且，周鍊霞等所編輯的萬象十日刊問世，一般所謂「禮拜六派」的寫作者，蜂擁羣起，卒使萬象由十六開的十日刊，一變而爲三十二開厚本的月刊；同時因萬象銷路日蒸之鑿，更有同樣內容的小說月報，大眾月刊等出版，執筆者則爲萬象的原班人隊，——在華中方面的人們稱他們爲「禮拜六派」的寫作者，人名則大都是早先紅透現派里的那些人。——不過，間也有像「蘆焚」等人的作品發表，可是極少，而也極平常。

繼萬象出版的，大眾，小說月報以外，還有吳哲非主編的復刊「雜誌」，有王易庵、周越然，蔣果儒，漱石，朱慕松等在那上發表過許多作品，最近又有葉君宜所寫的「中國內幕與聞錄」，好像是很能「叫座」。

以純文藝姿態見世的中華日報副刊，曾擁有作家路易士、蘆焚，陶允德，柳雨生，周越然，予且，錢希平，周化人等多人，一年以來雖然佳構難得，倒也不失爲頗值一觀。

身居要職的文人如周佛海，陳公博，溫宗堯等一年中亦時有作品發表於朱樸之主辦陶允德主編的古今半月刊上，尤以周佛海先生的「苦學記」，「自反錄」，「盛衰閱盡話滄桑」三作，京滬各報爭相轉載，讀者風靡一時，周先生的作品的確也感人深切，不愧是位老作家。

久編英文讀本的周越然，一年來不斷的執筆。中華日報的「中華副刊」

上，「雜誌」月刊上，常常可看到他所寫的某某軼事……談出版……我的教書經驗……等等，可以說是年來文筆界最活躍的一位老先生。

以新型小說見稱活躍的，要屬「予且」，是會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參加代表者之一的「潘序祖」。他的文筆很流暢，一年來所出的作品很多，如長篇的如「意珠」，短篇的如「風」及「隨筆」等。

馮軼，是以善寫類乎性史，隱而不露的專能抓住一般青年和一般低級趣味者的心理的作品見稱的；一年以來他的作品散見于「太平洋周報」「新中國報副刊」和「萬象」「大眾」等刊物上，產量很豐，銷路也極暢，所以，據說他的作品每千字索酬四十元？少了不寫。

還有值得提起的，就是在上海出版的華文每日所發表的「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的兩篇創作，一篇是藍岑作的「夜航」，一篇是吳青山作的「黃金色的貝殼」，這兩篇東西，在這荒蕪的時期里也算是極盡點綴之功了。

看過上海，再來回到首都——南京。

居住在南京的文人作家們，人數也並不為少。過去一年之中據筆者在南京所遇到的，如傅彥長，張資平，胡蘭成，謝魯，周毓火，林涵之，胡頌美，高齊賢，楊敬遠，何海鳴，陳雲士，許錫慶，李六爻，孔君佐，袁尚滋，潘中一，王橋，黃軍，東野平，王子皿，蔣國儒，曹寶琳……隨便想想，便可舉出許多許多位來，如果細去詳查，恐怕更要多不勝數；可惜是他們在過去一年里只給文壇造了許多炙手一時的熱鬧氣息，傅彥長老早就什麼也不寫的，最近才開始給華文每日和人間味月刊寫了兩篇散文。張資平只在夏季在中報的中流上，發表過一篇「風波江上」的長篇小說，和開有關於地質學的或時論的論著發表在宣傳部的中央導報上；平常也還很沉默很沉默的。胡蘭成所寫的時論，獨具卓見，頗受讀者們的歡迎，可惜一年以來却很少提筆，除應浙東方雜誌召開座談會出席了幾次以外，間或為上海太平洋報揮寫短稿，已不似當年在國民新聞時那樣的熱烈了。寫到這裏，陡然想起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去夏至西神先生的病故，也可說是舊的文壇上一大損失吧！

新詩，在過去一年，直無所見，舊詩却很盛旺，在過去文藝協會所出版的「國藝」上，在高齊賢主編的「中日文化」里，和各報副刊上，常常可以見到；而自十月一日起，陳憲士又主辦了一個「中國詩刊」問世；最近又有朱右白以「現代中國詩人之檢討」標題，在中央導報上首論雙照樓主，（汪精衛先生）之詩；所以這一年以來，詩在南京頗可謂稱盛一時。

以作家聯誼會拉稿的原是丁丁所主辦的「作家」，自龔持平接手以後，聯誼會解消了，作家們也大多數都離開了「作家」。但由「作家」所有成的幾個青年寫作者：田野，艾卿，荒砂，汀江等，他們又組織了一個小型刊物「野草」極力往新的方面去走。

潘中一姓時常以「梅書英」的筆名，在曹寶琳主編的新動向上，發表針對現實之筆論，糾正文人老點不遺餘力。曹寶琳則熱心於青年，亦間作影評；但自代表東亞聯盟去日歸來後，已漸形沉默了。

王橋和黃軍的小品文，時常出現在中報的中流及京報副刊上。李六爻和茅及仁幹起了「話劇」，已演過理想夫人，狄四娘等；成績很不壞。

滬寧以外，蚌埠的安徽日報副刊「皖鐸」里時有漢耳，士嘉，沈浮等的散文，及明齋所寫的「秦淮羔羊」長篇創作。文藝方面，有清流主編的「和風旬刊」，擁有作者葛蘆，李奈，時，廠，泓澤等。

蘇州的江蘇日報副刊，由竹君，達夫，黃敬齋，申蘭生，雕虫，石盤，寧海生等人執筆，一年以來幹得很快，自十月廿日起，他們又出版了一個月刊，叫「新江蘇」，西崖的譯品亦常見發表。

杭州聚集的文人也很多，當地出版的浙江日報的副刊「新杭州」裡面，有沈士亮所譯的竹田敏彥著的紅痕，此外常在上面寫小品的，有惜陰，天佑，杏人……等。聽說傅東華也在杭州，將主持一個文藝刊物。

寧波的時事公報副刊「南湖」上編者衛國每天寫着「湖上小言」，巴人在最近創作了一篇「一群土蜂」，胡雁，舒帆，博，歐陽天嵐等人亦常有散文

科學小品等物發表

漢口方面，武漢報的副刊，大楚報的楚風裡面，有史民，東方來，魯天進，梅茜，董恩……等等寫作者，一年以來也幹得非常熱鬧。

總之，有人說這一年來華中文壇並不枯寂，這話我也極願首肯，但我不肯由我口中說出。

三十二年一月四日南京

本會會員繳納三十一年度會費名單公佈

- | | | | | | | | |
|-----|-----|-----|-----|-----|-----|-----|-----|
| 關君爵 | 孫慶松 | 孫鵬飛 | 趙今吾 | 何紹君 | 智扶庠 | 譚毅 | 李薰風 |
| 王賓孫 | 孫敏子 | 柳龍光 | 謝人堡 | 萬子英 | 包錫英 | 楊顯珍 | 陳金銀 |
| 陳曠 | 吳慶多 | 萬書紳 | 白藝農 | 齊耀玲 | 德玉葆 | 張經羽 | 楊心巢 |
| 李羽沈 | 劉樹枋 | 許子倫 | 曹敬之 | 楊再芳 | 蘇令嫻 | 倪淑芳 | 呼玉麟 |
| 孫寒君 | 劉可貞 | 林開之 | 雷國材 | 李如琪 | 李玉盈 | 張鴻儀 | 高炳華 |
| 桂青浩 | 穆中南 | 張金壽 | 張金魁 | 劉植蓮 | 劉哲西 | 聞國新 | 黃一絮 |
| 張雲笙 | 陳逸 | 趙劍霜 | 程福娟 | 李一傑 | 王青芳 | 楊方雲 | 王慧恣 |
| 劉麥 | 顧觀 | 霍懷之 | 袁慶濤 | 王石子 | 陳伯年 | 張國華 | 張島 |
| 曲全 | 金象鼎 | 馮增修 | 張星棧 | 林敬慶 | 楊叔辰 | 陳松齡 | 韓哲人 |
| 馬三和 | 金光輝 | 李夢蓮 | 張訓昭 | 李景慈 | 王則 | 黃仲舒 | 馬秋英 |
| 趙宗濂 | 魏彥威 | 劉孟謙 | 陳梅 | 穆博宜 | 朱公翽 | 宋來 | 翟世銘 |
| 范仲璉 | 彭翰之 | 方荷 | 郭國 | 沈正之 | 孫鴻鑾 | 安心正 | 高伯奇 |
| 程心樹 | 卜榮軒 | 王君直 | 王小厂 | 何一鴻 | 梁津 | 富宇平 | 孫祥韶 |
| 傅寶齡 | 楊今月 | 李世卿 | 王青野 | 陳震 | 劉雁聲 | 洪偉城 | 陳吳 |
| 王維 | 王仲 | 徐羽冰 | 王成 | 劉梅薇 | 齊勿死 | 張洪濤 | 牛作周 |
| 郁文彬 | 齊宜 | 魏汝贊 | 茹維漢 | 鄭國輝 | 王朱 | 王一葉 | 孫之儂 |
| 楊鮑 | 葉榮邦 | 傅明之 | 徐白林 | 黃道明 | 張鐵笙 | 張域寧 | 顧湛 |
| 洪偉明 | | | | | | | |

以上三十一年度內加入本會會員一百三十八人，繳納會費名單計一百三十八元整，三十二年加入者不徵收三十一年度會費。

華北作家月報 第四期 一年來華中文壇之回顧

華北作家協會會員錄

(續上期，以加入先後為序)

姓名	筆名	性別	籍貫	部門	通訊處	推薦刊物
方荷	虹	男	北京市	小品	景山東街三眼井五號	時事畫報
牛作周	何非	男	北京市	漫畫	景山東街三眼井十一號	時事畫報
茹維漢	魏翰	男	河北清苑	評論	太原新唐風社	新唐風
鄭國輝	斐度	男	安徽	評論	太原新唐風社	新唐風
陳心泉		男	湖北武昌	評論	西城西門外	中國公論
萬文治	萬里葉楓	男	湖南安鄉	小說	和南新華街二號	中國公論
孫明三	聞青	男	北京市	詩	東城大佛寺西大街六十七號	中國文藝
王永海		男	河北獻縣	漫畫	崇內益甲廠十七號	婦女雜誌
陳振齊	田原犁	男	安徽合肥	散文	地外黑芝蔴胡同十六號	北京漫畫
謝博謙		男	浙江紹興	散文	交通口外國語學校	新少年
程振		男	江西	散文	內六沙灘二十號	新少年
曹克家		男	北京市	散文	石廟馬大街九十六號	時事畫報
劉永春	史梨	男	天津	小說	萊陽治安軍一	時事畫報

九

○七國本部譯務官室

姓名筆	名	性別	籍貫	部門	寫作	通信處	推薦刊物
孫寶明	紅雪	男	河北通縣	小說	內二關才胡同四十六號	新少年	
高鴻志	艾荻	男	天津	小說	天津南開壽康里一號	庸報	
招司	司之	男	廣東南海	小說	天津特別行政區肇華里十六號	中國文藝	
劉叔莊		女	河北安次	散文	天津河北三馬路修業東里九十二號	庸報	
吳極	雨田	男	天津市	散文	天津日租界秋山街洪德里五號	庸報	
張伯倫	張章	男	天津市	評論	天津南門外楊家花園西慶餘里三號	庸報	
孔賜安	雙宜	男	河北沙河	科學	天津特政區十九號路九十六號每月科學社	每月科學	
李西谷	西徹	男	山東牟平	小說	天津法租界二十四號路福壽里二十二號	每月科學	
邱惜光		女	北京市	散文	司法部街小學	新少年	
關鍵	白佛	男	北京市	小說	清河鎮軍官學校	時事畫報	
韓維剛	白彥	男	北京市	小說	清河鎮軍官學校	時事畫報	
姓名筆	名	性別	籍貫 <td>部門 <td>寫作 <td>通信處</td> <td>推薦刊物</td> </td></td>	部門 <td>寫作 <td>通信處</td> <td>推薦刊物</td> </td>	寫作 <td>通信處</td> <td>推薦刊物</td>	通信處	推薦刊物
景孤血		男	北京市	散文	新民報社	新民報半月刊	
譚樹芹	譚馥	男	奉天	散文	西四中廊下乙二十三號	新民報半月刊	
李曼茵	黃雨	男	廣東	詩	北大文學院	中國文藝	
趙鴻基		男	天津	散文	天津河東小關大街三元庵十二號	庸報	
劉林子	林子	男	浙江紹興	散文	天津法租界興義里十二號	庸報	
單振宇		男	天津市	散文	莊三益里市立第四十四小學	每月科學	
季懷誠	實心	男	天津市	散文	天津法租界大同橋天津藍泥字會	全家福	
單少白	木須	男	河南新蔡	小品	古冶唐家莊開藥礦查工廠	每月科學	
吳如倫		男	河北大興	散文	天津特政區盛茂道九十六號	每月科學	
邵相仁		男	天津	小說	天津河北關上邵家胡同八號	藝術生活	
李念慈		男	上海市	科學	天津豐茂道九十六號	每月科學	

介紹

日本文學與農民文學

新居格

日本被稱做豐葦原瑞穗國，也就是農本國，即在今日，若把人口以職業區分，從事農業者也最佔多數，農業者可分為從事農耕者，從事畜產者，從事蠶業者，從事林業者的幾種，在此中僅舉出從事農耕者也有着龐大的數目，因為手頭沒有新的統計表，所以不能舉出精確的數字。現代的日本雖然也被工業化了，但依然還是農業國則了無疑問，這點與英國等是不同的。

關於日本文學史我因為沒有充分的知識，所以不敢斷言，但在我所知的範圍，我以為日本文學主要是都市文學，奈良朝，平安朝的文學大體如是，在德川時代的文學是以江戶為中心的江戶文學和以大阪為中心的上方文學。自明治時代以迄今日的文學中心地則是東京，試翻明治以來到現代的文學作品，其中自然有可稱作農民文學的東西，但卻未曾有過與農耕者在全人口佔最大多數似的，農民文學占文藝作品之最大多數的比例數字。

直至今日農民文學論會屢為唱道，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盛熾的時候，在觀念形態的意圖之下，農民小說也會被寫作了過，其後出現了不甘屈服於觀念形態底的作家，他們是有如農耕者的素樸地，走向了農民文學的道路。

我既非農民作家，也未曾提倡過農民文學論，實說來我自己也認為無寧是愛着都會的感覺，多分的具有着都會的色彩與情調。這樣的我為甚麼開始關心于土的文學，農民文學呢？

我是與戰爭文學同時，想到了槍後文學，這是把與想到「戰爭」同時並想到「槍後」的想法移轉在文學上的。

是昨夏，我曾去東北的農村，我看見了在勞力不足之下作着平時的幾倍的努力的農民們，認識了默默地巡行村落間而作着調查的兩三個農民作家，他們相反於從軍漢口的文士們的榮華，是在默默地作着誰也不知的努力，我以為他們的做法是正當的。

明顯的具有了宣傳主義的照明，文學雖可興盛起來，但也易流俗為大衆的，流為大衆的雖無甚妨礙，但稍欠留意，就說不定沒有把文學的純粹的本質弄成脂肪過多之虞，因此我起了期待於走向日本文學之純文學性的，素樸而健實的道路的農民作家們和他們的作品信念，這是使我們開始寄與新的關心于農民文學的一個理由。

和我等的理由雖不同，但事變後確發生了關心農民文學的傾向，其時出現了幾篇可視為佳作的取材于農民的作品，改編為劇，映為電影均各博得了好評，這類的諸多條件的競爭，便演化為對於農民文學的注視了。

我在其間可以舉出種種的理由。

其一：因為事變，人們都真誠了，這件事對於探求生活上給與了實踐躬行之力，替代浮華的色彩，轉為趨向堅實的素樸的傾向了。

其二：因事變的影響要求消費節約，而開始了生活的簡易化，這是讓人們去掉都市的虛飾，而想到了農村的素樸與強健的原始性，要把東

北的村落的服裝之一的工作服移入都市的提唱是其一例，簡易生活論的復活也是其一例，在事變以前，地方從都市的輸入超過是太甚了，農村的都會化不是將要呈現奇怪而不自然不健康的現象嗎？曾被人這樣危懼過的情勢，事變後竟反轉來，開始了都市的農村化。

都市的簡易生活論的吶喊，要之不外是農村的要素的輸入，換言之，就是事變後人們減削了都市的要素而以農村的要素為生活基調了，這雖不是直接，卻也間接的促成了對於農民文學的注目。

再有國家的總動員體制，強化了在全體的世界上的省察與思索。

在政治方面，應付事變的總動員體制由中央發動了，然而其後發覺到爲了完成這個體制，從下往上的動力的必要，這種發覺無非是置重心於地方的想法，從事實說來，在中央方面所考案的總動員體制確有着因地方的現實而不得不修正的許多缺點，自此，中央對於地方之現實的認識不足，開始被人們自覺起來了。

新黨運動的一派，對於各地的產業組合，尤其在其中最是濶濶活躍的產，青，聯等，具有着親切的關心；農事運動，產業報國運動乃至其他以總動員為根據的許多趨向農村的運動，在時勢的必要之下開始了。

我信爲長期建設不單止于大陸政策的實現，併行的，也許該甚於前者的謀求確立國內農村的堅實合理繁榮的社會姿態。因之，確信較之大陸，應更對國內農村的檢後生活予以至大的關心；因之不滿于把國內農村想作空漠，而儘偏重于大陸政策和向滿洲的農業移民策的方針，拋開這種政治論，總之對於農村的關心，是從所有的動向，所有的觀點而被強化了，農村的經濟，農村的政治雖可從其各自的觀點而顯現，但農民的切實的感情卻不得不有待于文學的機能，因而，也可以說頗望農民文學以新的顯明登場於人們的世界。

我對於農民文學的希望，不僅限於通過文學而表現切實的農村的現實生活，還深望能於從新檢討農村的機會，再行復活了人類生活因機械文明的進步而終至被忘懷了的人間的美德與自然性的思想，因爲在霓虹

燈與電光的閃耀之下而失掉了仰望星空的都會人，他喪失了深處的冥想，僅狂奔于新記錄的樹立的好奇心，就是形容着人們離開了比甚麼都深遠的植物的思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準據天則的健全生活，是過着顛倒晝夜的生活的近代都會人在夢中也沒有想像之餘地的。

事變後，提倡了日光利用運動，然而這個提倡是都會人的發想，在農民也許是近乎諷語的罷，即使鄭重的倡論簡易生活，狂呼工作服的採用，而在日常生活之必然使其如是的生活樣式看來，那無寧是奇怪的聲音。

農民文學以農民生活之現實為對象，於其中並暗含着土和自然和人類本質性的思想的示唆，也許將成爲二十世紀以後的警鐘罷。

我以為在這種見解之下，農民文學是將會強化了人類的衷心的哀訴的。

農民文學懇談會誕生了，對此早已有了諳諳之言，其中之一是認爲農民文學乃從大地產生的姿相，而在都會的農民文學者結成農民文學的團體，則屬濶越的非難。

農民文學就是土的文學，其產生於大地乃是當然，這種人們知識任誰都是澈悉的，即便偶而住在都市，只要有對於農民的關心，他可以進而去作那種調查探究，有機會也可以投入于農村生活，似乎還無須因爲現在的不是那樣而提高非難之聲。

其次，因爲農民文學懇談會無當時的文相懇談，所以不只對會自身，並對文相也投了非難之聲。

爲甚麼必得論道那類的枝葉的瑣屑問題呢？我實在出驚於這種非難的臭味，這種同樣的臭味，使他們對於去漢口的從軍文士的人選也發出了之乎者也的雲云。

農民文學與土共在，與農民之生活並存，誰也不至想那是與農民文學懇談會俱在的吧？我想農民文學懇談會對這點是最爲澈悉而覺悟着的，我們覺得以認作這樣一個團體，並且是因便宜與協力而產生的團體

，是農民文學的本營的狹隘見解，而儘高唱非難，是一種可悲的現象。
近年的討論「士之文學」運動，與其自身的本質，與其附帶的意義和將來性，才是有意義的，對於這點我因有前述的見解，故以好意和關心祈願它的發展。

我不是農民作家，被算爲農民話會之一員也只是因我有我一流的意見，我想無論怎樣「士之文學」在新的認識之上取得了它的步程是頗有意義的事。

(總人譯)

論述

中國的農民文學

真夫

有一件極使我覺得奇怪的事，我不曉得許多人，識者或不識者們說「中國以農立國」，農爲國本之一類的話，我自己也知道，雖然不是怎樣清楚的統計，中國國民中於百分之八十是農民的比例數字，總不至久差，但中國的農民文學却至今還幾乎沒有出現。

記得十六年前(一九二七)郁達夫曾寫過「農民文學的提倡」與「農民文學的實質」，但似乎沒能引起世人的注意，試看其後不但沒有農民文學作品出現，也再沒有人論及的情形，就可窺及此中的消息。在當時，農民文學的這樣不被人關心，依我想下列數事或是它的要因：

一，中國教育不普及，而農村尤甚，因此該是農民出身的農民作家，無由產生，而一般的知識階級以及作者又都多是布爾喬亞階級層，對於農村的實質真相沒有認識，多有同情，所以也便無能計此。就以郁達夫氏說，他雖大談農民文學，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高遠的，在中國尚屬創見的卓論，但他本身卻非於農民別無認識，他的許多作品中也沒有文學的作品，按據他的環境和他的作品的性格，我想說他是農民的同情者也未必確實。以他而能在十六年前企論農民文學，我無寧是覺得有點奇矣。

二，在那當時，因國內外的情勢，整個文筆者——知識階級者，都在奔忙於國事、家事、身事，無暇暇關心到農村民，而關心農村民的只有一羣搜刮地皮與父母官老爺。

三，中國文學的血統裡，沒有所謂農民文學的支系，田園文學雖頗被人稱道，但那只是士大夫消閒的玩藝，根本與農民文學實質不同，所以農民文學是新生的東西，其不爲人注意，在中國自是理之當然。

其後，民國二十四年頃，我見刊誰在雜誌上提到農民文學，但誌名作者和宗旨，我已一印像的邊緣都翻憶不起了。至於農民文學的作品，直至今日也似已有了幾十本，但多是要在描寫政治，軍事，風俗的情形爲了某種主義而牽及農村農民，甚或純以農村農民爲其達成以上諸計劃造物的目的之手段者，實質上也稱不得是農民文學，實在的農民文學，是該以純真無私的客觀態度，寫出農村農民的真實姿態，寄與同情，愛國與憎惡，而不容些微因偏倚的主見主義的捉弄的，因爲那樣便失掉文學的本義，只是爲了或種主義，主見的造作或宣傳，因爲這類俗事而事拉來那過着原始型的生活，素樸的流着血汗而悶頭勞動的農民的作

者，在我想，那直是具有虛待狂的性格的傢伙。

較之中國作者至今所寫的農民文學作品——自然這也許是我的冒失，因為我所見的有限，難免在我的所見外別有偉大傑作——我是愛讀並感讚著以異國人而寫中國農村農民的賽珍珠的大地的。雖然中國的批評家中，有人非難他以白人的優越感而獵奇的誇大描寫，並痛惡其暴露中國農民之無知愚蠢于異族而揭了華夏大國的臉皮，但在我却不但毫無這種非難與痛惡的意念和憤慨，反是覺到了真實的親切之感。這原因我知知道，因為我是落生在王龍的自耕時的那個貧農家裏，從那種生活中爬出來的人，而我的父親是今天還在揮着血汗幹着至死不休的也擋巨不得窮困的王龍型的中國農民。由此，我信開始不信任中國的所謂批評家的真言，更驚異於他們的認識不足與自我誇大的狂性了。是昨年還是前年？見到報紙文藝欄上有某作家弄其甚麼人物描寫欠真實性，並王龍之妻阿蘭那樣性格的人中國已不需要，所以不當把她寫得那樣懦弱抗等等的公式化的定型論評時，我想到了我的阿蘭型的亡母，以及她次代的仍玩強

地活着的故鄉的與她同型的女人們，我對那作者不禁感到惡毒的憎厭。這樣以中國農村農民為對象的前所未有的農民文學作品，不用之國人之筆反而成于異國人之手，想來也難免有些寂寞難堪的苦味，但如果自己不努力，恐怕這苦味到幾時也拂拭不掉。

在中國的，我覺得較之許多號為農民之文學的作品，倒是魯迅的小說如有名的阿Q正傳，風波，等取材農村作品，多有把中國農民的性格，姿態躍躍而深刻的描出的地方，雖然似乎還沒人認為那是農民文學，但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中國農民文學的正品，在近年明裏暗裏都頗以農民文學為招牌的農民文學中，似乎也還摸不出比那描寫得再深刻些再好些的東西。

近頃聽說馬驪氏雖然寫作却是善寫農民小說的作者，而沙埋氏也在寫着長篇農民小說的「土」，這種農民文學的漸次抬頭和作者的出現是可喜的，衷心願望這樣作家的健康的成長，把腳根插入大地裏的。

未來的華北出版事業

華北作家協會 顧 湛
出版組 啟事

華北作家協會宣言，已經說過：我們不能否認華北文化界現時的沈默。換言之，也就是華北出版事業呈現着不景氣的現象。現在華北作家協會已經成立，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來振興華北文壇，發展華北的出版事業。

振興與發展之道，不外乎，作家與編者要聯合起來，而華北作家協會便是大家聯絡的機關。過去，作家們不免有着清高自賞，文人相輕的病症，固執己見，不知實地觀察周圍的情勢，以致主觀的見解，不適宜於現實的潮流。作品雖多似過江之鯽，而適合大眾口味的，却如雨後春筍。現在華北的作家們已覺悟到這一點，而藉着華北作家協會的成立，進一步携起手來，把眼光放在大眾的前面，不再枉費無聊的筆墨，共同為華北文化而努力，這是一件值得大家欣慰的事。

從今以後，作家們的作品，不應無處發表了，編者發稿，不致感到稿件的缺乏，而讀者們也不會感到無良好刊物可讀的苦悶。不過，編者必須嚴守寧缺勿濫主義，取稿絕對公開，完全以內容的優劣為決定取捨的條件。這樣一則可以掘發天才，一則可以鼓勵優良作品的產生。至於作家方面，猶愛抱定決不粗製濫造的宗旨，認清時代，適應環境，以大眾為對象，在實生活中收集題材；吟風弄月，以及空中樓閣式的文學，已不合我們現時代的需要了。

在華北作家協會的共同旗幟之下，作家與編者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大家團結一致，去開闢華北出版界的新途徑，以期完成華北作家協會成立的使命。

本會歡迎林房雄氏座談會記

十二月一年二三日時
時七後午日七
樓華萃市京北 點地

出席者

柳韻光	黃道明	徐白林	王震夫
顧其鳴	王石子	顧湛	陳松齡
洪偉明	張星樑	陳鴻壁	韓玉葆
李景慈	張島	梅娘	吳明世

是日出席者有華北作家協會幹事全體及作家十餘人。爲開春以來，第一次座談會。通過三週。由幹事長柳龍光氏起立致歡迎辭。繼由林房雄氏發表來燕使命。最後協會方面出席作家與林氏作種種懇談直至夜十一時許，始盡歡而散。茲錄當時林氏談話大要如次。

林氏：多謝今晚貴協會盛意。我是文人，還是來談文學的好。不談政治，作爲文學的我，有個自信。就是文學永遠走在政治的前面。普通以爲政治領導文學，其實是文學領導政治的。文學的效果：不如政治之屬上可以看見，因而一般人才覺得文學是立在政治後邊的。中日兩國，在今日政治軍事各方面陷入混亂狀態的今日，我們且不談它，我希望能在文學上能由彼此的協力，那怕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好，能解決了這問題。

華北作家月報

第四期

林房雄歡迎座談會記

幸者，現在日本國內及國外，均已習慣用文學來解決中日兩國問題爲最好方法。而敵人恰於此際來到中國。今夜願以極謙懇的態度，來和諸位談談。我此番前來，據來前此在東京舉開之東亞文學者大會決議案數件，這些議決案極簡單，亦極重要，茲報告與諸位一聆。

第一案 派遣各禮使節赴華滿答禮。團長擬定爲武者小路實篤氏或菊池寬氏。團員預定有顧光利一，河上柳太郎等人。
(梅 娘：希望能有女流作家前來)
(白林：歡迎有詩人參加)。
(黃道明：作家協會不但代表文學，亦代表文化與思想。希望代表日本言論界的人前來)。
林氏：這將來是頭另外派來的。
第二案 爲組織中國說一的文學者團

體。做此來本爲通過此決議而來。及來後始知此事殊不可能。不過，老作家去了就讓他去了罷。我們應本此次方針進行。我即將不可能之實況復命大會。

第三案 日本文學報國會在中國之北京，南京，上海分派三人長期駐在。并分設文學會館，一切費用由報國會負擔。
第四案 在南京，北京，東京，同時設立翻譯委員會。過去中國方面雖亦有關於日本文學之介紹。然彼此當月發表之作品亦介紹一事，尙付缺如。設此委員會，以互相介紹之日方之意，擬對中文日譯之譯者給以豐厚報酬。並對原作者予以獎勵。
第五案 募集文學留學生，選育有文學實績之青年，招往日本，由報國會給與資助，令其入日本文學者之門爲門弟子或友人，作文學之修業。至日方文學者可由

本人志望選擇之。擬以三年爲期。

(王石子氏：不會日語也成嗎？)

林氏：那全無關係。隨隨隨談，(已經有點醉意了)我已發現了一個作家……

第六案 促成中國方面純文學雜誌之創刊及進化。通俗的宣傳文學進，決不能訓練思想。只有純文學雜誌才是思想的這場。純文學雜誌是決端必要的。那怕一二百部也好。關於此點我已向報國會議明過了。該方也很贊成。同時日本文學者亦決協助促其實現。

過去許多政治家做文化政策多失敗了。其原因即在於不明白文學的永久性。希望諸君努力。

柳韻光：適才拜聆林先生帶來的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許多對中國文壇界援助意見。我們非常感戴，謹代表華北作家協會向林先生致謝。同時隨通告林先生，我們自信對於所提八項計劃決可盡力協助促其實現，從事文學者貴以「誠」隨之，深願互相勉勵，使之勿成空論。

林氏：報告完了。大家博談吧。我以爲文學者，傑作也。一切都在傑作之前做的。還有，無悲哀即無文學。我喜歡老杜的「春城草木深」，寫呀，醉了。謝謝諸位。

林房雄印象記

日本文學協會為求中日文學交流，並謀發展體制下，中日文學者攜手，特派小說家林房雄氏代表該會來華聯絡，並交換意見。林氏於一月初旬蒞北京，華北作家協會為禮敬林氏高論，並表歡迎之意，特由幹事會選集華北第一線作家梅娘、吳明世、陳松齡、李曼慈、張島王、真夫、顧共鳴等二十餘人作陪，設宴招待，席間彼此無隔閡的交談，於中日文學交流工作，獲益甚多。

林房雄先生是在左翼轉向作家，作品中調有譯本林房雄集，是短篇小說集，四年前曾讀過，覺得他的作品充滿了熱和力，知道他是揭發醜聞而對現實能啓示將來的一個文學戰士。是有清高的理念的。我以為他的文章，便是他的意志的表徵，我相信林氏是一位最有前途的青年文學作家。

由於字的認識來對証於人的印象，我以為中國的語錄：「文如其人」說得恰好。林房雄先生在我們約定的時間，竟提前了四十分鐘出席，也給我第一個印象即是一個文學人的大膽與主動力的旺盛。

雄闊的體格，橢圓形標誌着熱情的臉，進了屋子林先生便說：「因為急於想和諸位晤談，所以很早便由旅館動身……」

接着一一和出席的人交換名片。對初會的每一個人都殷殷而詳確的打聽，這可以說明林氏對於作協同人的關心吧。

在長時間的晤談下，林氏表情的變化，我以為可分為三階段，是一個陌生的客人的禮貌的臉，這臉與許多接觸之後，便帶上了懇懇求解的熱誠與奮。最後竟是被解放了陌生而充滿了老朋友的歡洽了。

在東京召開的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末能招待作家出席，此次來華會長特囑止式消歡過去對作協的漠視，於今為在座諸位的年齡，熱力，生氣所擊破。相信負起建設華北新文壇的光榮職責，是負在諸位的肩上了！本人今日所得，應當傳達於全日本文學界，對過去的認識不足，感到異常悵悵！

林房雄先生是以豪飲知名的，在林氏簡單致詞之後，幹事長柳先生便徵取林氏的意見：

「是先開始談話呢？還是先開始吃飯呢？」

林先生答以：「還是先喝一點酒，喝了酒，我好痛痛快快的說話。」

這時賓主之間可有可無的禮貌，完全被林氏一語擊破。於是喝起酒來，林氏確實豪飲驚人。

林氏首先以不談政治只談文學為前提，開始了他的談話。

林氏說明東亞文學者大會，由於去年的教訓，今年的第二次或者可以接近理想，日本文學協會特派遺本人來華實地視察連絡之外三月的河上徹太郎，四月的橫光利一，五月的武者小路實篤，繼續來華，以求確切的觀察而發掘東亞真正的文學工作者。

昨年東亞文學大會議決各項標準備酒

蕭 菱

實行，並在中國各地設立文學會館，使各地文學者都有一個觀摩和研究的場所，並擬招聘文學留學生留日。日本文學協會派員在中國作較長時間的留，協助各地文學會館事業的發展。

作協自然對此，是期待其實現而積極樂予贊助的。

介紹華北作家作品於日本，也是林氏帶來重要工作之一，林先生並把這複雜的責任委託作協。

懇談席上的酒又燃起林先生的熱情，林先生說：

「文化是無國境的，文學永遠存在！」

林氏慷慨豪談的縱橫，竟繼續談到五六個小時。給了滯進中的華北青年文學者，最大的興奮。

最後附記，林氏本名後藤藤雄，現年四十一歲，但我看去是三十左右的一個青年。（筆者：本會幹事）

同樂會

點描

馮楹

一個寒冷還沒有過去的日子，絨線胡同中國留日同學會的門前，懸了兩面國旗，風吹着青天白日徽徽的飄動，那一股青春歡愉的氣息便在人們的心裡被拂動起來。

許多的人——男的，女的——從國旗下走進去，於是碰到許多幅笑着的臉子。大家便笑着，好像快樂把種子灑播到他們的心裏一樣。

過路的人閃着奇異的眼睛：這是在幹什麼玩意兒哪！可是，門前貼着的紙張上面，大書特書的寫着：

「華北作家協會新年同樂會」
怪引人注目的。
走進去，暖洋洋的屋子裡，飛

着一陣一陣的笑語，這快樂的氛圍裡，融洽了各種職業，各種性格的許多人們的感情。

作家協會的柳幹事長，很興奮的把笑容都推到臉上，招呼着每一個熟悉的朋友，白皙的面孔上，覺得似乎比平日年青了不少。

在這裏，碰到了許多幅熟悉的臉子，和許多熟悉的名字，雖然在印象上有許多是陌生的，但感情上却都熟悉得和多年老友一樣。

禮堂的中間，設着一排排的椅子，側面懸着白布，是用來作演電影的銀幕用的，旁邊又掛着白紙黑字的同樂會節目單，許多人把眼睛睜着向那個上面去望。

來的人漸漸多起來，於是便開始這個同樂會的節目了。

首由柳幹事長和王幹事（石子）走到台上去報告一些會務狀況。

過去，王石子君提議會員們的自我介紹，先從自身作起，便聽裏嘈雜的說了一大套，他的說話，非常可愛，有人說他有點優氣，其實，可愛之點，也正在這些優氣上面。

順着座席的次序來自己報名，介紹。大家差不多都很客氣，不願

過於來誇耀自己。就中楊亞嵐和李薰風二君即說了些多笑話，其實這一胖一瘦（註：李君胖如哈代，楊君瘦如勞萊）已足使人解頤，更有趣話連串，則鬧得鬨堂不止。

其次，依照預定節目是新春感想的山山談。

於是，便有預定的幾個人上去談了一陣，有瞞君蔚君，除了客氣幾句的外，還報告了自己尚未結婚的話，也許是急於求凰的緣故吧！

詩吟一則，有王真夫君大唱其李後主的浪淘沙，王君嗓音洪亮，高歌一曲，聲振四座。

白林君的日本詩吟，頗得韻味。楊子江女士的新詩吟誦，其實

只誦而未吟。不過，吟詩一節，中國舊詩可以吟誦，新詩則似屬困難，所以也難怪她要忸怩不安了。

其次，開始餘興，有口琴演奏，廣東音樂等，其中以中華口琴會會長王慶勳君的獨奏，最為精彩，一曲奏罷，掌聲四起，大家都讚不絕口，譽其技能，已臻化境。

繼之是四一劇社公演的「正在想」。

「正在想」本是曹禺原作的一

本小短劇，原作者用犀利的目光窺視到社會人間的醜態，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有着相當的成功。

「四一劇社」本是最近在北京頗為活躍的一個劇社，雖然過去在營業方面是失敗了，可是在修養方面，却有着相當的成就。

尤其在這齣幽默諷刺性的短劇裡，我們可以發覺到演出者的苦心，演員的演技也很熟練，美中不足的是舞台面的狹小，所以不無窮促之感，以致影響到演出上的技巧。

至六時許，放映電影，片名「南海征空」，也是所謂日本國策性的娛樂電影，然而，技術上是成功的。

晚八時，開始聚餐，無酒，但是在浴台了一致的感情裡，這味覺上的享受，已經是次要的問題了。如果用句老套俗話來說，便是「賓主盡歡而散」了。

月亮爬在屋頂的後面，從中國留日同學會裏走出來的人都覺得很興奮，把笑着的話語在浴着寒冷的嘴唇間拋動着。

夜色似乎比平日覺得可愛了。

華北作家協會三十二年度年會員同樂大會會計報告表

收入日期	摘要	金額	備考
1.4	會員繳納同樂會聚餐會費	1,000.00	參加會員九十八人每人會費二元
1.4	協會補助	478.40	
	總計收入	674.40	

支出日期	摘要	金額	備考
32.1.4	連絡新年同樂會事務車費(差役用)	87.00	
1.5	會場費及暖房費	33.00	
1.5	付担任餘興節目之華北電影公司搬運機件往返車費	4.40	
1.5	差役車飯費	4.00	
1.5	担任音樂節目星社三人車費	6.00	
1.5	聚餐常用標語白紙片二盒按到一盒	2.70	
1.4	籌備同樂會二人因公晚餐	5.30	
1.6	擔任話劇之四一劇社車費佈置費租用合底池毯費	90.00	
1.6	租用八仙桌十張元棹七張用費	1.00	
	茶爐用元煤150斤炭柴10斤費	2.80	
1.6	茶爐爐租費及人工費	12.00	
	聚餐用中席十一桌酒席費與賞謝工酒資	498.40	每桌四十一元外小費共計數
1.6	廚房爐火費	5.10	
	以上總計支出	674.40	

華北作家月報 第四期 同樂會點描

海外文壇展望

訂生

「我的奮鬥」日譯本(譯者顧錫良)至今在日本出版界銷路仍佳。森田草平著之「夏目漱石」已出版，(定價四元八角)，內中對夏目氏心理描寫頗為週到，此書頗得目前出版界之好評云。

東京學水書房將於日內出版「盲人歌集」，著者為佐佐木信綱，內為詳譯日本江戸時代以後的盲人短歌精選集，與一般詩人所寫之短歌性質迥然不同。

日作家高見順前曾率赴緬甸一行，其在回國前，曾受緬甸最高行政長官殷勤招待，在坐者尚有陸軍派遺作家水木洋子女士，該女士現駐在仰光，常有關於兩方的日本女性生活的通訊在各大報章雜誌上發表。

第一屆關東地方文化協議會，已於本月六七日在東京實會本部舉行，出席者皆文化界名流，出版文協事務員久富達夫氏提出「在大政翼贊會下團體及各種國民運動團體之關係」，必須設立一元化之編輯出版機關云。

目前戰時下的各國皆實行報紙之節約，英國有名的泰晤士報至今亦不得不縮減篇幅云。

意大利從軍藝術家近在東帝特尼城舉行畫展，題材多為戰場上及戰時下生活表現，每日約有三千人往觀云。

台北市所出之譯文半月刊「瀟方」，近已出至一百六十九期，內容注重文藝，尤其是注重七言絕句之作品云。

日本文化當局為使次代國民自負責任起見，在少年間促進讀物，由「帝國百人一首」，精選之詩歌，以使其愛國思想及文化水手向上云。

以京都帝大及文化界名流為中心，目前日本大規模編纂「各時代日本國語大辭典」，經費為一百五十萬元，刻下正積極籌募中。

「櫻花」為日詩人竹內近著之感應集，按竹內為當代有名之詩人之一，該書係為其初次之隨筆集云。

名哲學家格萊斯著「意識與生命」日譯本已由小立社譯出，內述意識與精神的對立，靈魂與精神的微妙性，寫來頗與其他哲學家著別出一籌云。

日本女作家辻村女士近著之「馬追原野」，係一部長篇小說，已於近日在東京入雲書店出版。

新進日本作家早川代治「婦女地」出版後，頗受出版界之推禮。

最近中國文化人宣講的知名的日本作家室伏高信著「日本之理想」一書，主眼在戰時下，日本青年如何邁進於思想之再建等問題云。

科學藝術經濟性靈最難之一點，為清掃起見，日本文化界將使科學技術之用語國語化。

作自家白

獨 語

我和文字，原來沒有什麼興緻，在文字上一個輕聲說話，小心走路，拘謹，小氣，老實，常被陰影所遮掩的人，自然談不到意志，我想作家是些英雄們的事業之一，話說出來而不能十分響亮的，幹些事情想也是多餘的，事業不能被沉默的人所操手，文學裡的事業，沒有一點阻礙和說話的勇氣的，自然也不能儼然而做出點什麼來。等因奉此，一向不敢以作家自許，倘使話能交待得很清楚，自白一下，倒是可以的。

很早喜歡讀一點小說，但這並非是求知的興緻，只是排遣孤獨，年歲很輕，便懂得無聊，無聊便讀一點小說，讀小說常為小說裡的人物所苦悶，比如岳飛關羽這些人物，常常使我為他們的悲憤，做事方法，應付環境的人生態度而焦燥和懷疑，由這些焦燥或懷疑乃至於氣忿，終於把我的求知的光亮，燃燒起來，但是思想馳騁的範圍，是僅止於那些似明忽暗的陰霾的境界中，於是把抱憤憤隨着年齡的增加而益甚一日。

也說說，我之印文字時，這是一個基本原因，我想由上面的氣氛

如 是 我 讀

想起來，真是慚愧得很，我和「寫作」已經有十年多的週遍了，三四千個日子裡是從來沒有鬆懈過一點，但是我是沒有寫出甚麼像樣的東西來。反正我還記得，我從年紀很青的時候，就喜歡捧着書本錄在一邊，看得沒完沒了，不過在那時候，看甚麼多半也是沒有選擇，拿起來就讀也很滿足了。不過我有個嗜好，我願用筆去抄寫人家的東西，這樣可以說我是準備投身於「寫作」了。等到我大膽的發表出來一點東西，我感到我對於「寫作」是有了不可分的潛勢了，近來寫點甚麼，都覺得很困難，寫出來自己就總感覺是失敗。有人說我是小市民階級的文筆人，也

裏跳出去，找尋另外新鮮一點的東西，為我的疑慮做個自解的心境鑰匙，讀書的興緻，因之便也濃厚起來。

這樣，在一個時期裏，一方面年紀大了起來，其次我和生活竟然接觸，但是這一時期，雖然我和生活並沒有起了什麼搏鬥，只是安安靜靜地做一些輕閒的工作，拿一點不太多的薪水，懶散的生活着，而且這時期，我的工作，便是看書，可笑我更建樂了看書的計劃，山淡士比亞到莫里哀，俠隱記乃至茶花女……整整八年，我根據一本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學史，有計劃的涉獵這些書本，自然，這長的年月，心境隨生活上的斑點激淋而求自由的興緻，劇烈的變化了許多，歸納起來，每天要有多少的時間，儼有誰命令着我讀書，但是自己非常的聰明，不能穿鑿求解而只會於朦朧中，拾取糟粕。

近年來，毫無自知的寫了一些要不得的東西，我想，倘使可以容許說一點缺乏自知的話，文學的習作，是需要依長的歲月的，但是近年來瑣事俗務，終於使自己遠離了文字，而益發成為十分笨笨了。

有人為我常能寫出一些被人忽略的無食者而歡喜，可是還有人認為我是無從發展而失望，現在我也常拿着這幾論斷去分析我自己。

大概我有這幾個情性，我常是為完成一篇東西而過着沒有晝夜的日子，等到寫出來就覺得如卸脫萬斤重担而需要休息，所以常像是有季節性的天氣，忽晴忽陰，忽熱忽冷，不過我總是不喜歡把「寫作」看得很嚴重，因為板着臉來說教是非常無聊的事，反之，我總覺得輕鬆地大顯寫下去，却覺得很自然了，我覺得這是「寫作」的正經態度。

此後怎麼樣呢？我想我還依然「如是」。

原書

亦 自 白

自白的對象似乎要和往事商量一番：
回憶既往，不是自傲便是懺悔，自白個人，不是誇大便是
欺虛。

懺悔往往留在自己的胸底，嚼痛着自己的暗影和心靈，亦
不肯外人道也；欺虛雖然流在外面，但其口頭雖欺虛而實際無
時不在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自傲和誇大差不多是人們真實的面
孔。

在過去我會讀過一些類似廣告而是自白的東西，也會替作
者肉麻過；今日輪到我，我也和別人長着一個同樣的嘴，當然也沒有什麼
新鮮的；那只好姑妄言之，和請諸位也姑妄聽之吧！因為過五關斬六將
的事，任何人都認爲是光榮的，而敗走麥城的事，誰也不肯拿當履歷的。
記得自幼年就愛讀文學的書籍，更崇拜文學家的精神，說是有志也
未嘗不可，但是古語：「無志人常立志！」大概是因我是無志人，故立

既然談到這裏，我不妨說：我是生於山東，一部童年史會埋葬於黑
龍江畔，高等教育則受自北京，她們給我些什麼，我不願想，我是一直
都愛這裏的。

作 家 自 白

說過：我讀過小學也教過小學，也幹過小學校長；讀過中學也做過
中學的教師；雖然讀過大學，但還未當過教授，希望將來有那麼
一個嘗試，（一笑）反正師傅怎樣傳給我，我便怎樣販給學生，至
師傅還留一套我不知道，憑良心我可沒藏一着，同時當過大兵，
也當過囉的頭目，直至今日身體還得堅硬，大概得到那時的好
處，從前以寫文章玩票，今日爲生活迫而下海，作品有專集的「
獻與誰」詩集、「生涯」劇本，現在幫助一個朋友辦藝術與生活。
好旅行，華北五省都已去過，滿洲，日本更留下我的足跡，
不要展開我更長的旅程。
我有一個崇高的理想，誰都不曾知曉，惟有一個孩子略
清夢爲之感激他的鼓勵。

志要做一個文學家始終不能「得其門而入」之；華北作家協會成立，我
得到一個「作家」的頭銜，真是有「舞之蹈之」之感，言其祖蔭的德行
還是小事，據說作家和文學家的距離不甚太遠了，如斯則立志有成，不
樂待何？何況有「家」可「作」，和無業游民略有差異，如陞官圖之未
入流而升入剛入流，雖離狀元與太保之類遠得很，可是也是以自慰的，
自慰比別人的安慰更其重要。

但是，不客氣說，我實在覺得有些自愧，所以自作家協會發下了徵
章，一直就沒敢洋洋得意把此招牌佩上，以致丟掉，特此聲明掛個遺失
，以便週知；記得一月五日在作家協會開同樂人會時，那位先生是提倡
自我介紹，我聽人家都津津有辭，當時我惶惶之甚，只驢嘴不對馬唇說
「我不是文人，也不是詩人，我是山東人！」
是的，這是一句真話，山東蓬萊有我的故鄉，我之應愛故鄉，猶中
國人之應愛中國。

我 的 夢

不知是先天的構成或是有生以來環境的關係，釀成我終日
踏在夢的邊緣上，於是我便總蘊生在夢里了。
然而這夢的氣氛，確有着濃淡的分別；濃是濃濃的，有着
深長的意味，淡是淡淡的，對於我却是無緣，我也不願有所留
戀，我把她棄得遠遠的吧！
現在我來談談我的夢吧！——我願把握着濃濃的夢；

記得有一個時候，濃的夢向我擁來了，——一隻隻身居處在
一座孤島上；沒有人烟，沒有一切動的首響，四周是海的水，
但却也在沉睡中，無一絲波瀾，是海之難走進黃昏盡頭的時候
了！——就是這樣！——我歡呼了，雀躍了，……
我愛那樣的氣氛，於是我興奮的走進那濃濃的夢里，我踱着步子，
幻想着，張開口，做一個深長的呼吸……
但如此的境界却是罕有的，並且留佔之時也不能久長，於是眨
眼就過去了，那一個時候也成了曠跡。

作自家白

我與作家

得到瞬間的慰安。
在寫作上，我沒有絲毫的造詣，我愛寫詩，因為它用的字數比較少

哥哥是個軍人，可是令別人詫異的是他專喜購讀大量的文學書籍，因此上我乃得了個絕好的觀覽的機會，起初只不過是聽一聽熱鬧文章而已；因了太眼熟了，遂無形中埋下了一顆愛好文學的種子，這顆種子，在三年前便再也隱藏不住了似的日漸膨脹起來。

文學之原始是根本於情感的，我自不敢承認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但是自從老家遭逢了一次大變故，連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性格沒有改變，好憂鬱，觸到了一件極微細的事便會興起一股無名的忿怒，這樣下去我覺到會把自己弄糟了，我是爲了搜尋我邁進生之途的勇氣，纔開始學習文筆上的傾吐，這樣在心靈上或者稍能

我的動機竟如此的簡單，記得在八月文壇的文壇座談會錄上，辛嘉先會說過這樣一句話：「最初寫東西的人都是以寫詩爲多。」這話我看見了之後，遂不免泛泛起了一層熱潮，這一下正中了自己的病根，以這句話爲契機，又使我想起了北京目下沉悶不振的詩壇，或者病源也許是埋根於此吧？針此而言者這次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之旨趣中有：「希冀成職業作家。」一條實爲振興文壇的銘語。

我的戲劇導師張鳴琦先生曾說過，「以愛美的態度來從事任一種藝術，是不會有偉大的成功的。」我現在深深的悔悟了我以往所懷有的「玩物之心」，換句話說：「不要拿寫作當作消遣，」我如今更要向大家來呼籲一下：「我們不要學着作那些空頭四不像的作家。」

名詞之好，如我們上作家之途，請不要學着作那些空頭四不像的作家。一個担子。好，如我們上作家之途，請不要學着作那些空頭四不像的作家。一個担子。

人 生 於 世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新約全書六面。

記 我 自 己

我生於四川成都，離這里大概很遠，十五歲時來到北京，目的是到這里來讀書，於是便在這里繼續受中等教育與一部分的大學教育，覺得這里很可愛，也就很喜歡住在這里，以後因為家里不再能够寄錢與我，所以便停止了在學校受教育，想辦法找事情做。

現在做一點小事情，但是生活仍很不安定，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我的收入不够我日常花用，我想我的薪金數目若被我的債權人知道，他一定不再借貸與我了，所以我時時都在想辦法。

對於文學，這是很艱深的工作，我只能說是剛剛開始學習，以後我想重學習一些科學的文學，使一切屬於我們之生活的與事實接近，這樣也才能享到真正的快樂與安適，（有一次在嚴冬，我與一位女友在狂風中跑到城外去尋找一點詩意的逸樂，但當日我便獲得了很重的

活母親精力消耗殆盡就那末枯乾的死了，丟失了骨肉的家，跳進了一個說是快樂但更悲苦的孤兒園，這已是八年前的往事。拭目顧盼，其實我

還是幸福圈內的人呢！

因此，我不應苛求的說，還是不滿足，所以，我想將路邊拾得的愛，轉贈予同我一般的陌生的朋友，可是，慚愧，還今我只論自私的願及僅有的手足啊！

欲將由別人身上得來的；分惠予可憐的陌生的人群，就不得不想起「錢」了。

作 家 自 白

感冒病，幾乎釀成傷寒，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不過這並不需要設法鍛鍊毅力與信仰的，而且更需忍耐。）應該結束了吧，這對自己解釋的話說得過多，是易使人感到麻煩的呢。

承受些嶺南人的編織，適當一般人以為幸福的年齡，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愛自由，愛和平，唯因酷愛，反而遭及人力難以抵制的命運摧得粉碎。

提到命運，朋友們說「你當相信自己，相信力量，」是的，唯有自己，唯有自己的力量，才是發展自己的工具，話是說，理論也難推翻，可是，同樣的一鞭，打在兩個男女孩子的背脊，那個女兒是更深瞭解，抽痛後的戰慄的。

爲了戰亂，攜走了父親，爲了貧困，失掉了長姊，爲了生

記 我 自 己

我要錢，沒有錢，早已流乞，沒有錢，枯骨早已化灰，沒有錢，又那能

睜眼睜視血戰亂，沒有錢，又怎能滋潤無盡限的企望呢！

但是，愛你就靜悄悄的愛吧，牽緊在身邊也許倒痛苦了。

於是，內心澎湃着，形象却默默無感的封閉了。

積鬱難以持久，文字就成爲我獨處的伴侶了，但這算得什麼呢！當時的情緒瞬息安定，即使自己也看不下去的。

因爲思想豐富，很難以將自己與現實合併一處，所以時常在失望裏打轉，一位在邊疆的朋友批評我，說：你應該多思索「自我」一小「我」，這話是對的，實際自己距離瞭解自己尚遠呢，所以我不敢說是自白，胡述，一類的話，僅只記一些自以爲是的而已。

曠 古 文 宇

會議記錄

第六次幹事會議

日期：十二月二十七日

時間：正十二時

地點：秋華利飯店

出席：幹事長柳龍光，副幹事長黃道明，幹事王石子，王則，洪偉明，徐白林，德玉葆，張星樞，張星樞

列席：總務組書記柳曼琳

甲：報告事項

柳幹事長：

一、本會月報第三期續編計劃經出版組徐白林幹事擬成，近日可完成原稿搜集，出版則須遲至一月。

二、本會擬行舉辦之三十二年度新年會員同樂大會茲經總務組分別進行籌備大致就緒，經費一項預定除參加會員繳納聚餐費每人二元外由總會補助五〇〇〇元，〇元左右，會場已租借得中國留日同學會，聚餐計四十一元之席，茶點由公籌，餘與現購有因一劇社籌演獨幕劇「正在想」華北電影公司特別提供影片「南海征空」，並聘中華口琴會會長王慶勳先生演奏口

琴

乙、討論事項柳幹事長提案：

一、大阪出版之華文大阪每日近改題為華文每日，來函本會支援為其召開「華北作家座談會」，如何進行請加討論

議決：由幹事長負責連絡進行

二、繼續申請入會會員經總務組審核

手續完備者至一百四十五號希審核決定

議決：審核通過

三、本會華北文藝獎金審查委員會委員人選應早日聘妥以便進行。

議決：根據提案擬定人選草案大致通過經商評議員會後決定發表云。

四、新社會召開之民衆團體座談會議決團體工作目標增進問題，委託本會擬成「集團增進運動」宣言書

議決：由副幹事長黃道明負責起草

徐白林幹事提案：

一、本會應即出版叢書

議決：由出版組積極企劃進行

王石子幹事提案：

一、學術組織之學術會議第一

次擬請續聘先生演講關於問題

議決：通過，請王幹事及學術，事業

兩組幹事負責進行

第七次幹事會議

日期：一月二十七日

時間：下午五時

地點：八面齋茶室

出席：幹事長柳龍光，副幹事長黃道明，幹事徐白林，王石子，張星樞，張域寧，洪偉明，德玉葆

列席：總務組書記柳曼琳

甲：報告事項

柳幹事長：

一、本會三十一年度總收支會計報告茲經總務組作成，自本會九月十三日成立迄十二月末共計支出六六二三，五四四圓，報告書以開辦經費特別費三項區分用項，總計三十一年度總收入七五〇〇圓內除支出外尚盈餘八七六，四六圓轉入三十二年度

二、本會三十二年度新年會員同樂大會收支亦經總務組作成會計報告，計共支出六七四，四〇圓除會員繳納聚餐費一九六，〇〇圓外本會實際補助四七八，四〇圓

三、日本文學報國會誌談論體制下中日文學人緊密攜手並進進中日文學交流工作，特派小說家林房雄氏代表該會來京，俾得與華北文學界交換意見，林氏已於日前抵京，本會定今日七時在此設宴招待，並請有作家梅娘，吳明世，陳秋齡，張島，李曼慈，王佩夫，顧共鳴諸氏作陪。

乙、討論事項：

柳幹事長提案

一、本年度預定工作要項如「華北文

學獎金」之審查進行及叢書出版之籌備工作均應早日着手，吾人應檢討過去工作實績，樹立本年計劃進行步驟，嚴守議決即實行。

議決：同感，通過，協力進行。

二、本會三十二年度經常費應即日着手進行以利會務

議決：由幹事長副幹事長向關係機構機關請求提出發予補助

機關請求提出發予補助

黃副幹事長提案：

一、為表現作協團體唯一代表本會之月報應加強化如期出版，及增加學術介紹文字每月作品產量調查等實為必要

議決：由出版組負責改革充實之

王石子幹事提案：

一、舉辦以學者為中心之學術座談會及學術講演會前擬定案迄未實行，學術事業兩組同人實感歉仄，希兩組幹事協力謀早日實現。

議決：再促學術事業兩組協同進行

會員出版消息

本會會員應新民印書館出版文學叢書之企劃，而執筆文藝著作及童話者，計有袁厚若的長篇小說「貝殼」，梅與女士的短篇小說「魚」，以及梅娘近作童話「白鳥」，「風神鎮花精」。今已編排告竣，在印刷中，二氏均為本會會員中之翹楚，預料定能博得好評。



新年會員同樂大會熱烈舉行

如預定之計劃，三十二年度新年會員同樂大會於二月五日假中國留日同學會舉行，是日下午三時在幹事長柳龍光主席之下開會，到會員及贊助參加來賓二百餘人，除由幹事會報告過去會務進行狀況及來年計劃各項主要節目外，會員之新年感想自由談一項談鋒極極極。至詩歌朗誦一項參加會員歌誦名詩極盡抑揚之能事在發揮詩歌之獨特的文體風格上，所獲效果頗為珍貴。更有會員自我介紹，更顯妙趣橫生，至餘興節目，特請有口琴名家中華口琴會會長王慶麟先生吹奏名曲「美麗的太陽」為協會前途祝福，獲得全場雷動之掌聲，並由四一劇社表演曹禺所作獨幕劇「正在想」博全體會員之同聲讚揚。尤以所有出席之漫遊家合作之「慶祝協會前途光明」之漫畫，尤為珍貴之極。最後復由華北影片公司特別提供電影放映「南海征空」至八時許全體攝影節目逐一進行完畢，而舉行聚餐，席間全體會員間辭辭交錯，笑語歡騰。大會極圓滿中閉會。

幹旋會員作品三項

由本會仲介推荐會員作品於外地報紙者，近共有三項一為會員蕭文作三萬字創作小說「丁香深處」已自十二月九日起至一月二十七日止連載於新報大同報。一為會員王小厂作四萬字社會小說「難為了她」由二月二日起始連載於張家口愛國新報。以上兩作均由會員王維擔任插圖，一為會員傅六郎作技擊小說「七星彈子」，行將於近日刊載於新報大同報而由會員陳金銀擔任插圖。

歡宴日文學報國會駐在中國代表林房雄

日本文學報國會為謀參戰體制下中日文學人緊密握手並謀增進中日文學交流工作，特派小說家林房雄氏，代表該會，來北京駐在，俾得與華北文學界交換意見。林氏業於一月二十日抵京，本會於一月二十七日晚七時假八面槽華泰樓設宴招待。是日出席本會幹事長柳龍光氏以下全體幹事，並華北知名作家梅娘，吳明世，顧共鳴，陳松齡，張島，李景慈，王真夫等二十餘人席間林氏發表關於中日文學交流工作意見八項，與本會出席同人極誠懇的交換意見云。(當日詳記見另欄)。

代蒙疆新聞輯文藝隨筆十篇

應蒙疆新聞社之要請，由本會幹旋輯成文藝隨筆十篇，向該社推荐，計有：
 一年來話劇界 王則
 有感於「女作家」 歐陽鑾
 關於日譯文學作品雜談 王真夫
 北京社會一斑 公孫孤
 關於海關稅上對策雜談 宋來
 關於寫作 上可蓉
 童話的揮發文字直縛感 蕭麥
 關於詩與政治 黃道明
 詩歌談 徐白林
 笑話的諷刺 王維

本會天津支部進行籌備

本會為求會務發展經幹事會數度議決，茲決定於天津設立支部，是項計劃進行，會先後由本會天津會員王朱氏與天津作家間往返磋商，早具雛形。茲更由本會幹事長柳龍光於日前赴津，以會員王朱及每月科學社社長孔陽安二氏為中心作極詳確之懇談，席間出席天津作家多人，經決定以王朱孔陽安兩氏為本會駐京幹事負責進行支部籌備工作，此外並擬請辛河谷張伯倫吳禮招司馮實一劉林子等氏，為駐津候補幹事云。

參加民衆團體慶祝新民會正副會長就職大會

為慶祝新民會朱會長喻副會長就職，並北各民衆團體特於三月二日下午一時在南海懷仁堂舉行慶祝大會，本會於是日遣會員十人出席參加慶祝，並由本會王副幹事擔任講演云。

會員消息

- × 會員我彥成自三月辭退新民會書館，入武德報社，主編國民雜誌。
- × 副幹事長張鏡笙月前突患腦充血，入院療治，現恢復健康。榮任編輯局文化局長。已到任履新。
- × 調查組幹事王石子到任河北省新民會宣傳處長，前月赴任。
- × 會員郝松最近因健康不佳，辭退武德報社時事報主編職，靜養中。
- × 會員張金壽亦於同時另有高就，辭退武德報社國民雜誌編輯職。
- × 出版組幹事王則轉職民衆報編輯長。
- × 會員孫鴻飛轉職武德報社天津支社通信部。
- × 會員李景慈繼王石子後任助理編輯中國文藝。
- × 會員宋來月前患傷寒，復轉肋膜炎，現入院治療中。
- × 會員陳金近擔任「滄友」漫畫社講師。

華北作家協會三十一年度總收支會計報告書

收入部分

收入日期	摘要	金額	備	考
8月	武德報社補助開辦費	2000	00	
10月	情報局三十一年度補助費	3000	00	
10月17日	情報局特別事業補助費	200	00	
10月20日	新民會三十一年度特別事業補助費	500	00	
	總計三十一年度收入	7500	00	

三十一年度會員會費
尚未整理完竣轉入
卅二年度收入項下

支出部分

支付日期	摘要	金額	備	考	支付單據號碼
31. 27	(開辦費) 第一次籌備懇談會餐費	68	00		1
8.14	(開辦費) 第二次籌備懇談會餐費	64	98		2
8.17	(開辦費) 第三次籌備懇談會餐費	70	00		3
8.20	(開辦費) 第四次籌備懇談會餐費	26	00		4
	(開辦費) 各小組籌備懇談會	77	86	中國公論中國文藝新少年用	5
8.29	(開辦費) 保存文件用紙夾三個	4	50		6
8.29	(開辦費) 收支帳簿一冊	2	50		7
8.29	(開辦費) 函件傳送簿日誌簿	2	00		8
9.1	(開辦費) 協會及幹事會用木質圖章二個	4	00	一為「華北作家協會印」 一為「華北作家協會幹事會印」	9
9.1	(開辦費) 成立大會用寄發來賓會員通知函用郵票	9	00		10
9.11	(開辦費) 因籌備成立大會事宜五人晚點	5	60		11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來賓會員簽名簿二冊	19	60		12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來賓會員簽名用鋼筆盒二個	12	00		13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來賓會員簽名用毛筆四枝	1	60		14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裝墨盒用清水絲棉四枚	1	60		15
9.11	(開辦費) 籌備成立大會寫會序標誌用墨汁一瓶		75		16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用標誌白布招三十尺	20	70	書「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大會」	17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繫大會標誌用白線繩七十二尺	3	60		18
9.11	(開辦費) 成立大會用紅線絹條及紅花共六百四十個	30	60	幹事來賓會員等佩帶	19
9.12	(開辦費) 成立大會會場釘貼會序等用按釘一盒		55		20
9.12	(開辦費) 白布招沿邊裁縫工料	2	00		21
9.13	(開辦費) 成立大會差役二人車飯費	3	00		22
9.13	(開辦費) 寄發電報用費	13	12	寄日本文學報國會及滿洲文藝家協會通知成立	23
9.13	(開辦費) 招待成立大會天津來賓用餐費	87	50		24
9.15	(開辦費) 致日本文學報國會及滿洲文藝家協會謝電兩件用費	7	68		25
9.16	(開辦費) 成立大會會場費及招待貴賓午餐費	632	02		26
9.17	(開辦費) 成立大會會場攝影費	40	00	十二寸四張	27
9.22	(開辦費) 剪貼各報發表本會消息關係文字用簿一冊	1	20		28

華北作家月報

第四期

華北作家協會三十一年度總收支會計報告書

二五

9.22	(開辦費)幹事會對外連絡汽車費	23 00	分訪各評議員二次用	30
9.2	(開辦費)組織規程宜會招待會會員申請入會書印刷費	174 50		31
9.2	(經常費)致文學報國會德富猪一郎通知派遣代表事快信一件	61		32
9.9	(經常費)第二次幹事會議用餐費	64 00		33
10.18	(特別費)本會派遣觀察地方治運作家六人旅費	2400 00	支付蘇慶松張金壽陳松壽王石子李羽沉馬秋英	34 39 40
10.16	(特別費)本會派遣作家地方治運壯行會午餐費	95 00		40
10.19	(特別費)連絡汽車費	13 50	觀察團訪周督辦及情報局長辭行用	41
10.23	(特別費)報告講演會用按釘一盒	60		42
10.30	(特別費)報告講演會寄來賓會員等通知用郵票	8 00	同寄二期月報用	43
10.31	(經常費)宴送評議員渡日及幹事會用餐費	320 00		44
10.31	(經常費)十月份幹事車馬費及職務津貼	70 00		45
10.31	(經常費)事務協助謝禮	20 00	(智扶座)	55
10.31	(經常費)文書翻譯謝禮	20 00	(黑田和男)	57
10.31	(經常費)創刊號月報稿酬	7 50	王真夫：日本文學團體	58
10.31	(經常費)創刊號月報稿酬	7 50	辛嘉：滿洲的文學團體	59
10.31	(經常費)十月份差役津貼	5 00	劉玉崑	60
10.31	(經常費)十月份差役津貼	5 00	周文福	61
10.31	(特別費)報告講演會用綢條三十個	1 50		62-63
10.31	(特別費)報告講演會用紅花十個	1 20		64
10.31	(特別費)報告講演會用差役車飯費	2 20		65
10.31	(特別費)參加新民會民衆團體大會十四人車飯費	70 00		66
10.31	(經常費)復華文每日由本會再轉第二次華北文藝特輯電費	1 00		79
11.11	(經常費)總務組書記辦公棹用玻璃墊一塊	6 50		80
11.11	(經常費)出席廣播座談會用汽車費	6 00		81
11.16	(經常費)爲發給會員券用鋼印一架	55 00		82
11.26	(經常費)第四次幹事會議午餐費	80 00		83
11.26	(經常費)十一月份幹事車馬費	370 00		84
11.26	(經常費)十一月份總務組書記月薪	70 00		85-95
11.26	(經常費)會徽設計謝禮	30 00		96
11.26	(經常費)十一月份差役二人津貼	10 00	王永海	97
11.28	(經常費)寄華文每日二次文藝特輯稿件寄費	50	劉玉崑周文福	98-99
12.1	(經常費)月報一二號印刷費及信封一千枚製費	306 00		100
12.7	(經常費)徽章五百枚製費	120 00		101
12.16	(經常費)寄二期月報用郵票	4 00		102
12.6	(經常費)寄大同報連絡稿件用郵費	34		103
12.21	(經常費)捐助江寄萍聘金	50 00		104
12.25	(經常費)十二月份幹事車馬費	370 00		105
12.25	(經常費)十二月份總務組書記月薪	70 00		106-116
12.25	(經常費)十二月份差役二人津貼	10 00		117
12.25	(經常費)致南京趙啟民新京季守仁特約四期月報稿件掛號信二件	68		118 119
12.28	(經常費)製幹事會橡皮圖章一塊	2 70		121
13.28	(經常費)寄發會員通知參加新年會員同樂大會用郵票	5 00		121
13.28	(經常費)第五次幹事會議午餐費	64 80		123
12.30	(經常費)第六次幹事會議午餐費	60 00		123
	以上總計：開辦費	1409 41		124
	經常費	2512 13		
	特別費	2602 00		
	總計三十一年度共支出	6523 54		
	收支差額：盈餘	976 40	轉入三十二年度	

